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

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伏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臨小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為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通鑑

佳事後也
少比勸也

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於家用公禮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五刑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

徐崇山机
為魏臣者
一依欽字
於人物

多立名不
著於姓氏
之下而為
於此下流
以此更於
也以此部
全無義份
謝掠隱抵

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
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而徐公之有常也為善而能者不為惡而能者可用力且於不為善而能者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
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
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按胡氏
名敏以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
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
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
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
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
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
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為嫌

適之賢

隙五賣反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虞

弟時每以此
等為方深
矣自宋儒
定之後人如
荀悅仕多相
為駮黨遂枉見殺眾咸冤痛之

晉書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
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
見卿卿為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陔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若三
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
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為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陔以在魏
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
當世以為美談詔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詔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頽川
荀悅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
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

弟時每以此
等為方深
矣自宋儒
定之後人如
荀悅仕多相
為駮黨遂枉見殺眾咸冤痛之

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
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
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
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
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
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

不以其... 物此... 人知也... 金不...

安... 子孫...

劉公... 林宗... 乃并... 宜其... 通塞... 王氏... 臣公... 臣而... 臣之... 臣之... 臣之...

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
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
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
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子威
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
至徐州刺史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
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廢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
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緝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
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
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
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
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
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
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熊
子季象征南將軍威子刻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潔行垂名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

卒於安定

錄太原晉陽人也

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
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并佐候之

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官顯季道
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少與
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為太子文學
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
昶所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
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
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
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
言奇正之用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端青龍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
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黜字處靜洵字處道其子渾字
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
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
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

此... 王... 與...

自漢末至晉士
純用虛聲自
故咏之斷

此後人字
說一祖
士有斯地
而大其可
觀者拘謹
而名祖
取而如郭
矣劉楨何
遠不如徐
降任蝦布
蔡芳之也
為公於此
一篇直是
父友子福
此不能不
父兄子弟
讀此尤為
解此

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
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
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
車滋眾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
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
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
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
未有于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
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
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
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
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

戒闕黨也若范旬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

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使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笄
變也此云范旬蓋誤也

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為戮於晉

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

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

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
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
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
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
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臣松之以為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已而發者也
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爲誠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誠稱龍伯高之人或
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代

此句自不
禍而後與
初月覺之
子原為傳
未必不可
必家學也
子原為傳
初月覺之
禍而後與
此句自不

惟影響
三言華
所當為子
毀譽

此之却自

此因釋辨
夜不覺猜

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
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
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
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
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
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
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
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已眾矣可不慎
與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上與櫓交書求略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其長
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
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
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賴川郭伯

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

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伯

名奔郭嘉之子北海徐偉長不治各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

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

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

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臣松之以為文舒復擬則

儻事陷惡逆者以為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

空復毀之於今而乃形於翰墨永傳後葉於此則達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

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誠子也以首陽為拙柳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

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冷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

子遵之昭先名報別傳曰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

相謂曰宿聞任子顯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

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

不取倍直

是而不言偏理
人只說不為人
厚而為事
人也

魏陳平事
全無高也
城論之虞
而廷後寒
責每後西
惟晚年已
先張考正
書為之氣
也此世類
也
日承恩福以
乘如劉之
豐而中
多理與
誠子之出
大自石向
初更之不

六十四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蝦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此居者擅耕蝦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蝦蝦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蝦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蝦應其舉為臨苗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蝦為人淳粹凱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蝦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言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群言

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執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安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相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選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相以為國有常眾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執今

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相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相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三年相奏孫權沈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

抄本遺
范終究
抄本遺
事于宣
書也則
猶也則
及則亂

由東及世
同惟此種
學問不虛
人心予也
除切若以
以爲苦世
之戒

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緮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至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晏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待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執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

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

按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

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爲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淵冀州刺史淵弟湛字處沖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爲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爲時盛門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祕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

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肅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肅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改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卒江夏其後全琮出廬

寇收
直鑑

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雍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綻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荊州刺史如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耶閣收米三十餘萬解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執矣今

後漢書
鑑

雄父未
詳

此等皆與
而曹宗之
亂賊惡世
為甚更家
誇大而信
之裁之大
我則信邪
視官民名
也其必取
其一期也

此類志
持機

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
水陸竝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
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執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
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
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
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
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眾
邪不生心靜則眾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
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眾在心許允傳報袁祝崔贊皆一時正
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即
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
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

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
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
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為
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眾心疑沮也今
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執也若
或虜略人民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
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
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靈登
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
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既至復
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
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

恨其基非
灌嬰其人
下斬其頭
以分母丘
之魂慰
高志且
與至景曰
一丘下

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
壘以積實資虞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
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
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
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
執分進兵徧項儉眾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
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爵爵
關內侯以報叔父林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
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
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詔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
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一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兵守備以
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

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

空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
執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
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
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敕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遺城
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
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空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
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
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執基
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
眾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
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先敗於外又內患未
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

一作謹

基策非為
可恨曰馬
寶貝為知之
魏不能一天
下坐於利
州乘勝輒
進有為林
敗了基此
能千古持
勝易者有

司馬以此
多心誠不
北仁義也
智信不
於此益信

安漢云
皆引通
由寺不降
安知也
將不迎之
基上其
生如婢
人於為

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司馬彪戰略載基此

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二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

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空城承書民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度沮西道當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若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微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瀟湘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眾飢餓覆車上邦文欽唐谷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安當鎮安社稷無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

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勲前朝改封基孫輿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勲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徐邈胡質忠實氏猶為不可忘昶基下輸誠司馬劬害忠良

霖字

而評云開通後度學行以

者耳自宗以前君臣之義未明

以春秋一完之法於此陳壽老尤不

是北之極

國難備

相也

魏書二十七

晉書卷之二十七

三國志二十七

魏書二十八

三國志二十八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

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農時年皆少踰城

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為發干長

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為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

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

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

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

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

圍休得免難仍徙為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

耳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

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

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

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

凌及兄農時年皆少踰城

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

為發干長掾屬文帝踐阼

拜散騎常侍出為兗州刺史

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

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

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

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

何求水側呼
故是肝馬
堪塊死骨元
此後為
魏忠王魏
昭又小

劫原同斬
古今等
此快

馬陸如
異謀由由
司馬之忌
王子師忠
義之家
遺書高紀
云曼丘本
一姓也
急耳故知
字作母者
寫之誤

無物以警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日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
紙誨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
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備蒙視息復親日月亡甥
令孤愚攜惑群小之言僕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
如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戮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
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
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
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
傳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
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于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
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遠為厲甚惡之遂薨
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

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
魏略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為人
有器實正始中兖州刺史令狐
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后氏
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固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
楊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
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
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及平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
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願汝當
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
之曰恭夏汝本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
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
朝議
軌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取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咸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
愚罪空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
朝服親土埋之于寶晉紀曰兖州武吏東平馬陸託為愚家客以進弘華爵為鄉
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媿之
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
人太傅嘗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瞻當今
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末傳曰凌少子字明
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為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弓
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此言之後人可從師矣言其拔權時清無得有此段之族同受濟
授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以恨甚失信者病死矣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威太守伐叛柔
服開通河右各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
陽鄉侯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通喉轄之要
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母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官效
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拔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
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蹶脅張掖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
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與皆安恤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入為
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
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為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

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
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
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
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徒為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
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
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等昔隨袁紹奔遼東者率眾五千餘人降
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王賜
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
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眾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
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
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
梁口梁音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

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

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
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

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順追之世語曰順字孔碩東萊人晉永

嘉中大賊王彌頑之孫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

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

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征

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

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

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

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

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

宗兵極陰
誅戮無累
以板封侯
之賞卒全
謀美終犯
將家之忌

和合之音
離此梁音

王凌母丘
之叔兵大
約多由於
曹爽之難

梁口册府作
梁口下側注
云梁音過

至項即堅守不
知將何為無死
之志失勤王之美
衆望一阻外死敵
國六惡在共為
義兵乎

司馬懿
刻如牙
無人知者
儉等心為
其瞞臣
此心為誠
父道之為
以罪狀心
師一人不
別多及也
此教劣居
司馬師

劍忠義
立門戶以
成其資大
眼已見於此
表讀之疑
指

之昭可任
以善其見
安後之此是為
人知者乎可嘆

情誕在時
不與協力
望失機會

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
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已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
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
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

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
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臣輔魏室
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
託一處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
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疆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
也竊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為大臣當險國難又為天下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
息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眾三征同進喪眾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
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與國惡眾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請洛陽會太尉
爭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屢及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
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執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
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父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為大臣帝
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各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
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祐矯廢君主
加之以罪字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恐不顧大義其罪六也
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懼莫不傷痛而
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

不自改悔修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阼初不朝觀陛下欲臨幸師舍
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以厨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
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
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械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謠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
守兵以占高策以空虛四表欲擅疆執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
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日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
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
豐護軍鄧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
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主為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
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為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矣
就第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為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
輔導聖躬太尉字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
輿有宿衛之功可為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碯戮子季友鳩兄上為國計下
全宗族殛鯀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
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執恃眾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
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
臣義士不愧於三王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興農各安慰所部
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執賞罰自由聞臣
等舉眾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
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

大將軍

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

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

此三罪
為激怒
時也
諸葛誕
控于新城
以此表觀之
六時後
對也

安... 不可不知

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
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
家皆在北眾心沮喪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大將軍
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
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
還魏氏春秋曰欽中子淑小名勳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作為二
隊夜夾攻軍淑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淑退欽亦引還 魏末
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
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
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胄追及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
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責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
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
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
引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脅者悉歸降

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
所知後以執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後可為痛心奈何奈何公侯侍

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
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故
主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忿憤內發
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
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
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况救君之難
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執同禍痛已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
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為也
况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眾尋時崩潰其
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便爾瓦
解母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
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躡闕無復他計惟當歸命
大興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
祐念也想必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
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執日欲俱舉分中不願偏取以為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師
曾懷宜廣大執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
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
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世語
曰母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
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南尹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

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

此已所知

杜季治

元叔

恒字折

下字

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旬字子那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旬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

問屈願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與巴東監軍益州刺史習鑿齒曰母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母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母丘儉可謂能不愧也

也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欽降吳表曰稟

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於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弊仆前與母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臣悽悽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驥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穆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穆故赦之太和中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五凌奏欽貪殘不立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台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母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外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

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幾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後蘇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

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

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

收各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

明帝惡之免誕官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其

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

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

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與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

還徙為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

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

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

年

此表後人作
高貴卿公
之誠也
也何小預
二五字

久欽多敗
投吳符節
任員魏武
穢群為不
可信

此後屬托之
受之於先物
尤善也後失
有政已為政
公休之法
屬托為保任
已不殊
儉誕俱與夏
侯華相首尾
其承事非公
亦不誕政有
異志何不協
勢母丘以協
謀

孫葛延以見於謀叛
其死宜耳
果忠於魏則不
日首及秋
儉之謀坐
成日馬之
身魏三忠
臣唯母丘
仲恭一人
而已王凌
多跡狀在
影響之

賈充可馬
謀臣証以
系大司馬
加先自洩
其謀其偽
以甚
昭初代先乘
臣未有恩威
人者即言祥
代君誕之志
元之惡者為
也
儉欽猶出至
項誕則城自
守專倚吳救
孫為下矣

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
久在淮南乃復以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
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時誕
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
印餽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為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
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
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
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堪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
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
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
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吏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咨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又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建步齋書使以兵付樂

綝此必綝所為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
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為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手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眾曰日前作千人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暫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游戲揚州何為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念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六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臣松之以為魏末傳所言也欽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
兵揚州新附者勝兵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

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塹於臨湘為孫堅立廟面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君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大喜遣

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二萬眾密與文欽俱來應以誕為左
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

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

誕自守非
者等入城
更非何

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
 六萬眾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
 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
 卒為游軍備外寇鈞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眾
 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
 而殺之城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眾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
 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
 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
江東外以發兵為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眾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
 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
 萬之眾內附而鈞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
 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
 而望也 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 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憚等
 憚等率其眾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
 鈞谷等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漢晉春秋曰文欽
 曰蔣班焦彝謂我

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憚又率眾逆降此敵無備之時
 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共悉眾出攻 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
 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野復還入
 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
 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
 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
 之眾不為用鴛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
 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
 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
 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
 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
 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

初由忠義
不附馬名

愈知吳兵入
城為坦

張也此欽說
志於是為為

勇及

又云此山天
勇及

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千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為列

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

之大將軍以為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

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

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

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干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

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

破之容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鈞屠戮容亦

生禽三叛既獲天下快焉傳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曰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

拜容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也悅服江東感

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

餘皆赦之聽鸞虎收斂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

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懷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

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

賞通德

道

人知郭文
切在破蜀
而不如此
吳三計羊
子子猶是
弟二人

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
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
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

之為掾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
郭誕元奔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
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 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
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

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
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
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
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
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
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
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

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
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
大軍與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
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
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
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
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
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
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
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
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
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

空比施行御
作皆如入計下
有遂北臨淮水
自鍾離西南橫石
以西置池水脂切
四百餘里置營
營六十人且田且
兼備洛陽百八
二渠上引流下浦
淮賴大理諸殿
于賴南賴北
渠三百餘里溉
田二萬頃淮南
淮北皆相連接
自壽春到京師
農官兵田雜大
之春所陌相屬
凡九十里下接
東南有事云
案此非非承祚
之文六注引魏
書魏賦之屬
并引之也此後
東刊此書宜
皆注于事皆
施行由下

折更里下
長有股字
以并補卷
按此作洪
里下有五
里字百
照作百尺
大理作太
兵老作共

此宗本作今

葉冊引此
白雲艾信則
是承林奉去
而南刊曰
之統郭欽之
前報已有此
先量盡歡
已身規劉
之審與胃人
之審與胃人
之審與胃人
之審與胃人
之審與胃人
之審與胃人
之審與胃人
之審與胃人
之審與胃人
之審與胃人

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
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
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執去卑
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
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
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
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以死遣吏祭之重遺其
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
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
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
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
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

王淑士云
上言單于在
內羌夷失統
胡虜不可不
備又陸老
胡與民日
者宜以漸出
之可馬師
之在江統
論之先矣
以不數十年
而諸胡作
非一胡可
師之用
究其世
建諸
先而
者皆此

主沒而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
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
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
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
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
垌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眾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
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
追之至丘頭鈞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眾將渡江鎮東將
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執相遠非要害之地輒以屯附
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
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
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

以皆知平昔之功也
知平昔之功也
也文皆精全淮
南北人老而後
之間益開河渠
以滋灌漑通濟
運計除衆首
歲以五百萬
而足無不南
有軍大興軍
衆汎舟而下
如于江淮
會和修石
水官覺以
之功而不免
死鍾會之罪
可勝誅乎

流首快美
維何乘主
少國於之
際而生
動衆以前
其基此又
等一可
以因也
而之功也

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
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執
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
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
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
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
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
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
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
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
岷今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
子忠為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

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
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
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
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
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
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
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
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
空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
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
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
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入之地七百

字終

安漢之奇備
疎於此此
不可
得也
艾字入死地
理無反顧而
膽不知憑城
持守何於

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置頻於
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
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陳待艾艾
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
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存乃叱
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
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
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灑受
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
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
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
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緜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

緜竹之野
只應堅守
以挫鋒

安漢之奇備
不世奇功
中便不能都
露英雄到此
精已銷亡

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軍賴
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
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
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
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帝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
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
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袁子曰諸葛亮重人
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
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
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一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
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
後戒懼之時也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
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
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

讀此亦可
殊進周以
治先主後
首靈
安漢之奇備
指也胸尋艾
蓋謂小國不
而用武以自
安國弱武或

取敗雖幸而成功不可不戒
後阿童水字竟以吞吳

艾此亦亦
太有祖而
自耳耳
散艾一竟
習而保自
矜伐結怨
士大夫承
躬相相見
終君相見
北器小易
盈一和乎
切古人每
難于居切
名下際克
也艾自出
檻車為使

不可不事不
可知其術
確以和心殺
之而於身
機曰身

王彥雲
其為屬部
士裁情其
被寬此疑

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
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
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
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
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
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
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
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
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
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

徵艾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

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

遇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徒艾妻子

及孫於西域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

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侯駕而謝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初艾當伐蜀夢

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

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

東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

河東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倚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

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

中中書令遷為監臣松之按蹇象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泰始元年晉室踐祚詔曰昔太

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
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眾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

并封爵
皆身復
宜乎諫言
之入

安國之艾
之驕氣風
之能之裁
林生吳維
微鍾會據
艾其不返
乎

宗李侯

也 立良心一智

雖不如也 亦之必也 湯者百心 自懷愴

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
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
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
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
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
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
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
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
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眾乘執使劉禪君臣面縛
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
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
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

烏衣

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
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
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
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
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諡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
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
而悅者眾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
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
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園門先後 燒死二奇 事乃劉氏 之寬亦教

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為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

帳下將帝遂尋問震曰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為丹水令由此遷為定陵令次孫

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子戎尉為掾木嘉中則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 艾州里時輩南 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翰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

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

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諡曰壯侯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薨為從事
宣王所知及征孟達薨又導軍遂辟薨薨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
為新城太守宣王為薨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二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
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獮猴
騎土牛又何遲也眾賓咸悅後歷充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算績效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會為其母傳曰

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克成侯家修身正行非
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譏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智巧言足
以飾其文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姪姬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瞋眦者數日或
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誠假如公信我眾誰能明其事彼以心
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
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聞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
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蓋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
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下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
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人下中護軍蔣濟著論謂
太后以為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悲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

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
中以為祕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世語曰司馬景王命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

可意命私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
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
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贊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
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
王佐才也松字叔茂陳留人也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木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
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濟字顯弘晉廷
尉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為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
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況景王哉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內侯

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
文王為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

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
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

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
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誦

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

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
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歲誦易十二歲
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

此似漢魏間
今年課程

數行正身
會生平

此信是會
自完稱述
人情後也
同人亦免
則後事家
付取套

籍士考
立者則
邪心術
邪心術
董猶

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眾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文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眾入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執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憚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緋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及誕反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憚孫靜從子端翮等皆將兵來救誕憚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憚等說吳中怒憚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憚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勲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執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敕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般外

安漢云此文殊
不工不知史亦
何可取而若哉

為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
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眾
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
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
莫不震悚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
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
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
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
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
眾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
劔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
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

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
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
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
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
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
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
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美非欲窮武
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
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
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
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

為曹板曹
文中全無
借竊等語
可見此時
為存古也

及代已報
相傳而易
草之後不
難既既云

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眾
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候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
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
親見也蜀相杜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
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
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醜毒懷祿而不變
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
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谷為國大害
叛主讐賊還為戎首吝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吝與
聞國事壹等窮蹶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
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
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

如此則會止與
有其功但使
等不敗文行危
地必致飢疲自
思惟指叙閣會
莫能前迄於無
功耳

會難考字

北艾以依

險劣勝則

劍閣之師

可來手交
傳也

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
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
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僭道
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
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
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
諸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
按百官各緒入晉為太常崇禮備尉子湘廷尉荀綽兖州刺史中丞
子銓字德林玟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兖州刺史玟侍中御史中丞
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緒等聞瞻已被率
其眾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緒艾進軍
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敕緒等令降于會緒至廣漢郡縣令兵
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

世宗本

世宗本

表辭誇揚
方略而後
無一語及
艾固上
形之意具
見命上全
既不及
誅之必死
表其持夸
心切及節
內自慚耳

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為東西執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眾方軌而西臣賴咸闔等令分兵據執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于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且仁育羣生義征不諛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

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眾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

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十二月

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緘制眾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

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文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

文王懼艾或不從命敕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

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眾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辯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更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

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

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

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

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培與白培培與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

白幡苦洛拜爲散將以次培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

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

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

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

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緇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緇曰但當擊

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杙以柱門兵斫門

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

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

胡奮子即
不宜後名
烈必以法

既格斬緇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

晉諸公贊曰胡烈

之孫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為晉武帝貴人

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

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

毅及峻勅連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

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勲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

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

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也兄弟特原有官

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

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云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初文王欲遣

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

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

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

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為敵禽耳

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

當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

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

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

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

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

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

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

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

一片言得果奸
雄也
三男無人
子在下父

此即其所以
此即其所以
此即其所以

此即其所以
此即其所以
此即其所以

此即其所以
此即其所以
此即其所以

此即其所以
此即其所以
此即其所以

雄辨而
實心叛賊
自有王法
守空私情
收差

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讐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使經會處此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知禮而遣可謂明達也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

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

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

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傳緘所知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其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弼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弼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間矧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雋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曷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並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

弼心此
免祖

此与弼此
不勤感而
遂通之况
於表裏其
識不在宗
人之下
其可就弟
不可量

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技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頤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曰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始皆妄也况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聞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攢落多所不闕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沈夫大道博物記曰初王黎與族兄謁俱避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黎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謁有風貌乃以妻謁謁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黎黎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黎子與焉既被誅豈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玄字正宗司隸校尉宏諷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黎二子以業嗣黎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

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

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

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

史記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楚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而不越之失也

越之失也 數子難之邪 正於魏晉以為數臣唯於史不出同傳

三國志二十八

魏書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方伎傳第二十九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臈臣松之按古數字與臈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尋佗字元化其名宜為字也游

學徐士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

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

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

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下

鍼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鍼病亦行差若病

結積在內鍼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

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

差不痛人亦不自寢一月之間即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

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

佗猶待人摸左方令人云視脉知男女其妄言矣

冊有佗字

同病實以
古方是也
泥哉

針刺尤
宜慎

今遺蠅螫者
以硫黃灸之即
愈蓋即其理

在右則女人為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縣吏尹世
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他日試作熟食得汗則
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熟食而不汗出他日藏氣已絕於內當啼
泣而絕果如他言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
他日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他日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
宜殊即各與藥明日並起 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他適至他
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他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
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
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他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為勞事御內
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
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他言 督郵徐毅得病他往省之毅謂他
曰昨使醫曹吏劉祖針胃管診便苦欬欲臥不安他曰刺不得

祖
北字本作

中字於連
下句

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他言 東陽陳叔山小
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他他曰其母懷軀陽氣內
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他與四物女宛九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他令溫湯近熱漬手其
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日即愈 軍吏梅平
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他偶至主
人許主人令他視平他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
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他所刻 他行道見一人病
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他聞其呻吟駐車往視
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
即如他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他他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
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他北壁縣此

郡守事似依
托呂氏妻秋
教言王理為
之

此最近理孟德
所以果於殺他
陳元龍三期當
發竟不為除此根
原亦所謂養吾
病以自重者耳
然常人多有瘵
之疾不思良醫
則罹天柱此他
所為可惜仁恕
人必思此小兒
萬民全之也

切候化執
身如此乃
入

元非胸中以
有所不可於
操者

虵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他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他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他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他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他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他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他不在如言而死。太祖聞而召他他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他針鬲隨手而差別

傳曰有人病兩脚蹇不能行舉詣他他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有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

直均調如
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他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

實傷娠胎已去矣他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他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他他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他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空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他之絕按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他專視他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他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他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

食字衍

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或請曰他術實工人命所縣宜
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他臨死出一
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他亦不彊索火燒之他
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他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
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
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 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
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他他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
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
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
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
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按古語以藏爲去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
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他見收怒怒不忍從求

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他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曰

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
瘡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他使視他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六一頭好馬
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
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
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
長三尺許純是地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能
舉目不能視積年他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巾候視諸脈盡出五色
他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巾飲以亭歷犬血散
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他令坐石槽中平且用寒水及灌云當
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他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鬻鬻高二三尺滿百
灌他乃使然火温林厚覆良久汗治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
落他曰是脾半腐可剝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
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他學普依準他治多所全濟他

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

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僊者爲導引之事熊

頸鳴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

南史中有一事
又托托於此者
南齊中徐嗣伯
燕直問將軍
伯玉疾六次或
仿元化之意為
之療

後漢書注云
本字書無起
字則不當為
粘

陳藏器本草
注以青黏為
萎蕤大觀本
草則云未必
後漢書注云
本字書無起
字則不當為
粘

寺人受房術
始魏出恐為人
所覓欲轉性
嚴陵學云子
桓乃未喻耳

此乃愈于秦皇
漢武

字安雄後漢書
注作字雅
琴後漢書注
作怒猶言促
耳

杜公良尚與
王仲宣同傳
不可與方伎
杜夔合系
不能心劉
素以亂謀
可記能守
官身為時
士大夫多
愧

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
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
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
巨關胃藏鍼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伯求可服食益於人者
伯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
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
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
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
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
巨關胃藏鍼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伯求可服食益於人者
伯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
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
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仙人服之以告伯伯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疆盛怪之遂責阿所服
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文帝典論論卻儉等事曰穎川卻儉能辟穀餌伏
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
議郎安平李膺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墮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鳴視狼顧呼吸壯
納軍謀祭酒弘農董奉為之過差氣悶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
往從問受關賢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及至於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
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
身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
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
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懸壺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

徒接軒究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州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
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
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
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
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
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
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
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羶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
食少而孳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
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
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
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
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
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
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
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
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

坐是女希
不好雅樂
亦令慶失
志以歿

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
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是形器之中
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
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
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
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
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
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
南邵登張泰桑韻各至太樂丞下邵陳頎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
等雖妙於音咸善節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
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

今之執志有
文以自鈞如
傅子分韻
弱亦小波家
之可為友
翻車即今水
車時俗道
之枯槁也
百戲之博也
益實子之相
雅仕不此則
佳翰之巧
亦君子所不
廢也
此等心注
後可刑却

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
可以言技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
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晒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
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空爭虛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
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
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
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
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歌樂舞象
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瓦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
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
之於樓邊縣溼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
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雷至嘗試以車輪縣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
通見理聞而晒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
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
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
遠矣心垂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
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
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淵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言取之者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
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
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
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千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
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遇難
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
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

翻車即古
指槲漢世
亦有之見
官官傳
馬鈞連
弩為可加

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
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無名
之樸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
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
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
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武安侯者曹爽也

五官將弟
作天子獨
不能決乎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為魏公聞
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
令徧相眾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
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
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
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
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
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
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

橫直一事見
在中法左傳

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
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
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
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
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
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
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
中直省內欵見白狗問之眾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
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
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
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
篤眾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

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虵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虵女子之祥足非虵之所空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

此言何實
光雅之難
宣太后使
女帝志之
則東阿免

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人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旣車轆之後必載以爲樵故

此亦以理
新

管輅不失

為名儒而

占朱建平

周官月傳

可情

君平賣卜

必與人言

孝慈形而不

要之不可

學振

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

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

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

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鷄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

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未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

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合愛憎已不雙愛已不惡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義信

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絕高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

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少友皆

仁和發也終無所矜藏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

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譽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

守單子春雅有林度聞輅一覺之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

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如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瞻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賜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

長也

三人皆得躓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

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

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

服罪輅別傳曰利濟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月中

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眠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

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

嘗不推機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開之不相迷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

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躓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所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

上不能

精於易

而突

報占云

未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而莫之為禍
福蓋指此耳
急就為注古
有仙人宗多
此三妖未詳
御覽引此鈴
下更有公肩
皆有鈴以傳
呼鈴下有支
者也為是頭
怪

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令大共視須臾去之也
又烏來入室中與鷺共鬪鷺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
輅曰直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
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鷺鬪直老鈴下
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
患輅別傳曰由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其清論君一時異才當
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鳴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
鳥一鳴武丁為高宗乘輅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
吉惟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歎汗累天眞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
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
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
持弓箭者主射胃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
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
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
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
復疾病均曰吾少好讀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

協韻是注
東方傳與
左傳絲句
尤

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也曰始聞君言如將可得終以皆驗此自天
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
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
何由肯交象而任智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
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為黃熊如意為
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况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
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蛇鳥不亦過乎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
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
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
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
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備
州里達人何言之鄙皆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
四時順仁義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
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况吾小人
敢以為難彥緯敏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
輅又至郭恩家有飛
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
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

此因輅說
而後生
附益詳
得雲龍
之精

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

言君雖好道天木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眾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謹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

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

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辯木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

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鵠並退伯姬將焚鳥鳴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者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鳥鳴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

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須更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輅至乃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

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目膠

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

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

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

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

月也至期直果為渤海太守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

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眾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雷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北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

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蠶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

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

物家室倒縣門戶眾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殼

鱗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蠶也舉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

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有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敘五帝三

別傳言輅
但陳氏所引者
不外此則去遠
事耳

今六至課
亦時了數
化叶化

王受命之符輅解騎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岵自
言吾觀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
威開門受敵上諭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翻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
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淮水無以尚之于時
客皆欲面縛銜璧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
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自取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
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
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紆我心懷輅為開父散理分賦形象言微辭合妙不可過景春
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温亮然不
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木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敵木游於雲漢之
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
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輅

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

異變俱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久坎為棺槨允為喪車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

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

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隣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

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

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

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定蒙陰和之應

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徒部

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

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

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

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覺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

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昊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與州裴使君才

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

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廢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

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

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北叢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

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

日景佳作
三少後知
其部名理
家在

君使君言了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
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
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覺道無窮未暇細言若
欲差次老莊而參象爻象爻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
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久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
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其清譚教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
書何晏請之鄧馮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
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
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榘則懷我好音
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
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
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執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
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
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
山中之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
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固謙雷在

此宜其不永
管故乃事
道諫生瑞
人也 觀志
不以水自名
而後不若
勇氏姓名
平非自是大
雅之士惜其
溺于富貴不
松又星君
名士通痛

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
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
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
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
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
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
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鑿誠晏謝之曰
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
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輅還邑舍具以此言
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氏大怒謂
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
乃服輅別傳曰舅氏大夫問輅前見何謂之曰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
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
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
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
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益益之
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
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
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

此書
則入
宗本倉

見得清言然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

後灼灼耳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

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

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

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本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

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

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為憂仲尼曳杖不以為懼緒煩著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

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為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

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滅河海可逃況以

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木以成迹術足數成不足為難起曰欲聞其妙君且

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

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

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

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畫明不如鏡今逃日月

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

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入死者能顯亦能

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自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

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

也僕白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是數不以為異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機學藝海濤而素隱

行怪未暇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

斯務也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有鳥未

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邾官舍連有變怪使

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

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

與子館陶 祖錢占狀 可不煩再 自順治間 官舍所在 恒令絕不 如以明之 意

以光休寵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輅相見意甚喜歡

注易之急意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

自且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

東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

同列乾之象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

詞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

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為論八卦八卦之道及交象之精大論開

此山甲通 生括相俱 安便三載 此山不係

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邪以類相求颯颯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岳疆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

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各之惟以梳為枇耳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各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與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寂所通者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龍影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

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尚精氣相感懸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鷄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鷄雉而已輅言貴人有專其應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鷄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樞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鷄雉也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不輅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為口舌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廓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况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交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則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樹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

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尺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

又精地理
出是位祖
又三卷

修主人禮其為歡樂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

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傲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

公電父風伯雨師群岳吐陰衆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燁燁朱電吐咀查與殷雷聲噓吸

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真

相為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積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

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咄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丈有陰鳥和鳴又

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

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與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取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將軍待君意厚與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

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

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

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

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

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

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

既行明木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執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小

皆為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執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天命輅之榮

又精風學

才由不思不思

則無才 精射以都自 云与死人信 不衣月平 精神差時何 都雅漫而 能辨猶在 亦以相會 了了

其黃厚

日短神

浮沉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
 哀慙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荆州為列人典農常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
 知守宮蠍蟬二物者亡兄於此為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
 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荆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
 臣松之按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撰輅傳寔時為太常頴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
 儒學為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按輅自說云奉命在寅則建安
 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二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為
 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續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
 受之於大人先嘗足以取信者與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
 為鄰婦卜云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立家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
 牛告官按驗乃知以術知故裴與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教使明且於東陽城
 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其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獲婦從甕中出劉侯
 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
 嘗候遠隣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
 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入生乃
 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欬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所
 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授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
 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
 倍於傳辰既短木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
 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
 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二廡在其東
 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廢騶當充甲卒來詣盧
 公占能治女耶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劫劫除
 騶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曹時有治下也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輅請除

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
 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
 卜輅為發祟盜者具服輅令搗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
 舉椽棄瓦盜父病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
 手四向自當得之
 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
 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曰
 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魏書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魏書三十

三國志三十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獫狁孔熾久矣其為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
 叩犂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為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
 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
 追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
 然烏丸鮮卑稍更強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
 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
 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於蹋頓
 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

白眉類屈強
 一時其後如檀
 石槐蹋頓軻
 比能之類皆
 僅雄長北邊

中國無處不才向用彼國不能有如也劉備先自敗而後東之耳漢國之士聞一郡新風即智勇怯是又與兒童見無異

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群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陜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劔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强者遠遜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為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皆東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己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鬪訟相侵犯者為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為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畧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為聘取之禮婿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且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鬪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禿頭以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

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親嫂者則已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為侯地宜青稞東牆牆似蓬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鍔金鐵為兵器能刺草作文繡織縷璫珥有病知以艾炙或燒石自慰燒地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負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誦呪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服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為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蠖蛇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先為匈奴所破之後人眾孤弱為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鞬單于時烏丸轉疆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壹衍鞬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五柰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軻比能等九千餘人率眾詣關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為漢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貢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殺志貢遂破其眾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眾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人司馬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廐為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廐率將王侯咄歸

烏丸大人不世結然必報破國之恥于百年之久此知報讎之道者也在一國者則一國之人民報之豈獨齊魯之復仇哉

報後漢書作... 上無... 且後漢書... 歌... 欽... 作... 欽... 歌...

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种出塞擊鮮卑有攻還皆拜為率眾王賜東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眾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眾

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

峭王在北平烏丸大人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

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

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

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

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眾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

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

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英雄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皆安居華蓋羽旄黃

承制詔遼東屬國率眾王頒下烏丸遼西率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盧維乃相募義遷善款塞內附北捍嚴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軌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厭土之君以侮天慢土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

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張虺相隨寒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息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惡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丸單于都護部眾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

班大峭王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多畫計策

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為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

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執

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為校尉

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

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眾逆戰於凡城兵馬甚

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

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

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

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魏畧

一時權臣 貽禍中原

難字疑行 不然既稜 宗本四方

日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率眾軍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槃昔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契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為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牛端牛角為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狝子皮毛柔糯故天下以為名裘鮮卑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田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責率眾入詣闕朝貢封於仇責為王永平中祭彤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首等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

後漢書云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注云水在今營州北

東傳之給鮮卑不給損費不償牙不冠鈔是得之不

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廆帥眾從烏丸校尉任賞擊叛者封校尉廆為率眾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人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城北兩部質宮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馬馮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漢遣度遼將軍鄧遵中郎將馮去出塞追破之鮮卑人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為王其至鞬為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種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趣五原寧朔攻匈奴南單于殺左與鞬日逐王順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後烏丸校尉耿種將率眾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略絕眾年十四歲異部大人卜黃邑鈔取其外家羊羴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云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

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為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滹汗山巖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圍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遠接扶餘貊為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為大人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閼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眾逆擊夏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按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滹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眾叛者半靈帝末年數為寇鈔攻北地北地無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和連即死其子壽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壽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 既立眾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

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

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

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其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西城元板西域田字衍

京有平字

高侯後漢書作烏集汗作優下作優人國

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
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
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
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
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
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
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
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
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
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
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
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

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
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敎作兵器鎧楯頗
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旄以鼓節爲
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
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
鄢陵侯軻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
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
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
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
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
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

觀此則諸
田豫生百
不為証蓋
此待比能
未教中國
豫先托豐
在子

夷狄所以
自為戰者
惟此

王維利報
比能切在
存焉

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
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投尉閻柔保我於天
子我與素利為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投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
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
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
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
豫招納安慰比能眾遂彊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
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眾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
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塔鬱築鞠部
舍為鞠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鞠大
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之
弟也素為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

投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
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
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
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
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
邊患然其種眾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
寵以為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為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
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為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
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為王代攝其眾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
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
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

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
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其
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疎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
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疆域
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
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
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
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
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
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
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

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
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
性強勇謹厚不寇鋏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
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民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
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
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
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鞮出國
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狔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冒譯人傳
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
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憎妒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
腐爛女家欲得輪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
牲出名馬赤玉貂狔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

異疑作
累後云
項中復
有面也

天宗本作
大於行使
者二字

用殷正月
而尚白猶
遺教也

面亦如俗由
虎之類

自有鑿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真有似牢獄行道
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
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
死夏月皆用冰殺人徇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魏畧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

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強之常諍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夫餘本屬玄菟漢末

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
卑强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
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
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毋
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頎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
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舊
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

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

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

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之所

賜也魏畧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滅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滅城蓋本滅

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畧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豪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

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好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猪以喙噓之徙至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各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

都與九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

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

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

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

後漢書作
漢書作
漢書作
漢書作

北字作祠
後漢書
漢書作
漢書作

者卑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
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洎奴部絕奴部順奴
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洎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
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
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
猶名此城爲幘溝淩溝淩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
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洎奴部
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
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卑衣先
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卑
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
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

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
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
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
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
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
之没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
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
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
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塋金銀財幣盡於送
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
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豹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
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豹出好

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臣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摸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摸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摸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憶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

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為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以沃沮城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為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為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為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二老

漢置玄菟郡
沃沮亦置
其後皆為
侯國以
濊民為
之

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主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姜女以為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說許婿家迎之長養以為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婿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為數又有瓦鏝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漉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鈇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為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頗別遣追討

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
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
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
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
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
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後漢書作
其形如中
人衣衍國
字

揭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
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
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
大家深九梯以多為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
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
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溺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

九梯之穴
挹婁之俗
殆與舍數
無異

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
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
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
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
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

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
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
民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
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魁結夷服復來王之漢
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
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

準

宗本作目

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為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絲曉侯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為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祭虎以為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與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

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絲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為臣智其次為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濱活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谷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牟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牟國臣雲新國如來

活字作活

白即制字
与白不同
宋詳數是
友字亦作

準即淮乃
傳記之訛

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濱邪國爰池
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千國數千家總十餘
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跋支濱臣

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
都尉伯長侯淮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
後朝鮮侯見周衰

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與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
西說燕以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
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不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
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
縮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溟水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溟水詣準降說準求
居西界救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眾
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
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

王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
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往來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

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
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

地皇時廉斯鏹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
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

為奴積三年矣鏹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鏹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
郡印以鏹為譯從岑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鏹時晚謂辰
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
韓萬五千人年韓布萬五千匹鏹收取直還郡表鏹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
年時故
受復除桓靈之末韓滅疆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

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
興兵伐韓滅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
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
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
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
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
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網
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
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

戶在上即
古者中雷
之遺意乎

辰來亭
於皆衍
并主改

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如炁兵衣布袍足履革躡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鋪之通日嚙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本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鷄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

細雞尾

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執乘船往來市買

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韓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

韓字意
改別有弁
辰

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
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
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
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
得自立為王魏略曰明其為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移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
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
者飛揚魏略云其國作屋橫累木為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滅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
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
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
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
祠祭鬼神有異施寵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

往來各住

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國今物
強大為本
多冠冕
時直濱海
一小國了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
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
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
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
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
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
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
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
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鱸永無深淺皆沈沒取之
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世謨觚柄渠觚有千
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

宗子拘

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郡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制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

此正今日

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髹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絲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

人壽多
歲而
數如
國及
晉

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
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柗杼豫樟榑樾投
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簞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有彌
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
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别人性
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為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
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
不淫不如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
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
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
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
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

一無該國三字
即今時日
本國將軍
之號

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
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住
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
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
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
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
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
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
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
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
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
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

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

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銀紫綬裝封付帶

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

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

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

臣松之以為地應為絳漢文帝著早衣謂之絳是也此字不則傳寫者誤也

絳地縐粟蜀十張舊絳五十四匹紺青五十四匹答汝所獻

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蜀五張白絹五十匹金

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鈔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

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

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

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齋詔賜金帛錦蜀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

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

生口倭錦絳青縑絲衣帛布丹木狝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

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

王順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

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齋詔書黃

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家徑百餘步徇葬

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

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

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

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

二十四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魏略曰西戎傳曰氏人有玉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

少帝三書終作奏

九級為

四字折

即以其名可
以知其奴婢
男賞財矣

此說注作駭如
青絲瓜如銅左
青絲瓜如銅左
青絲瓜如銅左

佛老孝一
家不佛出
于老其云
不誣
長人多矣
力加為月
支房後

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氏
或號白氏或號蚺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各有王侯
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典國氏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
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于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
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安界今之廣平魏郡
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
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
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所謂西
戎在於街莫源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有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
亦有萬餘落賡虞本匈奴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賡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
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
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匈奴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胡死後其枝大人南
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魂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
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姑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茲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
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身六尺許南與白馬羌隣西域諸國漢初開
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爲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
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姑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
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
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已校尉所治高昌轉
西與中道合通茲為西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絕精
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克國皆并屬于賓賓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
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肩頭邪母曰莫邪浮
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鈴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瘻
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

月氏上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開疏問白疏問比丘晨
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敘胡浮屠
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
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
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
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
西行尉黎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若姑墨國温宿國尉頭國皆屬龜茲也楨中國莎車國竭
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梨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修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
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犸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
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強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
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
秦國一號犁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
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
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安
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鳥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
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南西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
以石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菓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騾驢駝桑蠶俗
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二十九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爲王而生
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
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
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
行道不群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
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
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爲決理

大於本
其氣類同
已言也
宗本無青字
信音響

所產既多則
不過一石柱耳
此物知之
不可知者

前裴啟傳
地心停如此
志云障地

兩丁令

以水晶作宮棟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汜復
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二詳之也國出細絨作金銀錢金錢一當十有織成細布言
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氈氍
氈氈蜀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
諸國交布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
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疎
勒王臣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今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
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鷄犀璠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
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膠琅玕水精玫
瑰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緝金黃縹留黃十種氈氍五色氈氍五色尤色首下氈
氈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溫色布五
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熏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
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
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嶺西此國最
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
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
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
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
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
汜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
汜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羅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汜復東
北渡河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
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玉母西玉母西有修
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絲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

東至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治于賴城魏賜其
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
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
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
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
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
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
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白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
令有馬脰國其人首聲似鴈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脰馬蹄不驕馬而走疾馬其
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
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參議曰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
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汎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
况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乎蹄之濘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
游載駸襲以遐觀但勞眺此卷觀者所忽舛錯尤甚不可讀今就其能知者稍寬改之俾
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此卷觀者所忽舛錯尤甚不可讀今就其能知者稍寬改之俾
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水羊毳

九色次石

修字有



蜀書一

三國志三十一

劉二牧傳第一

蜀書為首
先立而次
劉焉為壽
類倒其例
皆由指附
曹氏之柄

劉焉字君朗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
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臣松之案祝公
司徒祝恬也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

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覩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

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

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

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

在益州會益州刺史卻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儉節正祖忠而并州殺刺

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

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

求出以避難
已非宗臣所
宜况聞邪說
而動心乎

黃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

宗本朗

漢後書

作郎中案
作中郎近

益宗本作
壹

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然後劉
表為荆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下方略加以賞賜救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
劉雋卻儉皆貪殘放濫取受很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使收攝行法宗示
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為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往荆州東界扶亦求為蜀

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遵棄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

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于
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
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
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
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其見器
重求為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于家始扶發辭抗論
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襄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

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

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

到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

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搆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

日破走州界清淨龍乃遷吏卒迎焉焉徒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

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

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

不得從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犍為太守任歧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

殺歧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為太守任歧自稱將軍與從事陳

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誦治書

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

焉為陰獄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

遣典略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遂留璋不還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

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

殺於是收誣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入之馬騰營從焉求議郎河南龐羲與

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會字衍

字子字至

字從字本

疲役從

宗叔

家字從

華陽國

志地

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犍為太守任歧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

殺歧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為太守任歧自稱將軍與從事陳

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誦治書

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

焉為陰獄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

遣典略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遂留璋不還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

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

殺於是收誣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入之馬騰營從焉求議郎河南龐羲與

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馮刺可謂味矣

書嘗無其事

在諱當時刊

所以開玄德也
精劉璋為
刺史乃有
末藩鎮情
立昌及之
意

此言已定漢
中不可晚疑有

蜀兵記
史
雙兵見此

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
豕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與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
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
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
刺史會長安拜頴川扈理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
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
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
故璋厚德義以羲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羲與璋情好攜

隙趙韙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
曰先是

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
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
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韙咸同心并力助璋
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
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勳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副不許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

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
物故之義高堂隆

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
曹公時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

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
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歸乃勸

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
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

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
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
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

胸字從說
文校

通鑑作數
乃可破二
字以意推

以意改

臣松之案魏臺訪
物故之義高堂隆

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
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歸乃勸

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自驕我而天下三分皆勸之於數十
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
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
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

墊音徒

協反

詣涪音浮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

百字從

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

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

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

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

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以

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于南郡

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

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

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為

御史中丞

吳書云闡一名縉為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

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

定蜀義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啓畱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

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

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

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

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

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不窺公徐儻丑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璠

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心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愚視劉焉宗室有臣不知夏國而形段借竊之性以為解罪

誅之夫二何辭因其已已即為師而奪之位此在情理

不順於大義未有失也

求婚吳氏
事實不著

要校本
其

從宋本
增乙

何云二牧不悅者素之倒而列蜀志首也。其多明列於割據也。王志之興先之駢
除。評云廢鍾之主。即以傳家也。多明統德可歸。天祚之主。即二牧也。
不得以聞于耳。其文則美霸國之書。其義莫如天子之事。實
臣如主之恩。淵乎哉。

又云。方與事則區地不先於討賊。送。系傳統則二牧乃冠乎吳
王。受其例。函其禍。可以待後之人。自遇其旨於參錯迷誤之中。
亦必當時所測也。

蜀書一

西川中興書
氏畫西南書

三國志三十一

蜀書二

章武

三國志三十二

先主傳第二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耐金失侯因家焉典略曰
備本臨

邑侯枝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

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

見兒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
曰涿人李

趙云此家
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

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

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

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

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

續漢書百官志
宗正卿下注云
郡國歲計上宗
室名籍補注胡
廣白又歲治諸
王母譜差序秩
第故西京校屬
其後京者猶
皆可攷
漢書王子侯表
陸城侯貞元朔
二年六月甲午
封十五年元月
五年生耐金免
蓋以始封明年
元狩六年也此云
年矣恐誤
等猶之也
與也
等解身錄
下獨之劉

伯且臣終
百其子

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
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

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
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

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
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
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劍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為中山安喜尉

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

頸著馬柳五葬反棄官亡命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備
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

去項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

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英雄

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記為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

瓚表為別部司馬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

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

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
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

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

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

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

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

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

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

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

益於後六
是時時使

立位謙豫
於而而奪

歸謀
始有眾五千合
胡騎飢民共萬
人

得公孫

柳印去声
擊馬柱也

本後

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

帛若使君不見聽詐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

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

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

恐懼姦雄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東

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

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

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

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而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

散卒東取廣陵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

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

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和今備還州并勢擊術其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

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

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

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

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備使人

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助先主圍布於

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

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

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

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

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

震之威乃可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

歸曹

案此則古人凡
外家文人行通
謂之舅

道情

承元利作
難元作難

敗宗板取

謂宗板請

宋板作獲
將主妻息

陳允衡云
備之志豈
三分數置
素結不問
以也備西
操如入虎
示操以弱
不及因操
操為操操
終成鼎足
之勢操亦

此証安
言孝承忠
重是事
比

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

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欲得曹公成

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

身還小沛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視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之備時閉門將

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柵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眾臣松

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

胡冲所云何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眾數萬人遣孫乾與

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

敗績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

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

走曹公盡收其眾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

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

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魏書曰備歸紹

重駢月餘日所失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

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

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

紹南連荆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

眾數千人曹公遣蔡揚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

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

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

任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

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

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為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

的盧騎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水湍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

的盧乃一踊三

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

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使拒

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

追之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詐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

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

宗本楊

曹公南征在
建安十三年
此上疑有脫文

先立有豫
守曹公乘
以取荆州
其功与
争鋒守
義不取
仁大智

不肯劉劉
四字語意似嘗
滿耳

江表傳敘專
未竟之功而不
能掩樊口之即
為一地

言故為夫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
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領荆州刺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
州備曰諸子自賢若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
忍也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
計久定無緣臨終舉荆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
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

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眾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

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

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

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取大夫臨別復殺卿輩遺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

琮及荆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

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乃馳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

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典略曰備過辭表墓遂涕泣而大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

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

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

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

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信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

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繯撫寒舍數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曹公以江

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

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

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

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瑜眾

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

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

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

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

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此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洗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作

若從權借者
安得自表琦
領州乎
傳大言也

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

北軍多死曹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

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

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金

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

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

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

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荊州主簿

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

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

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

為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來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

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擲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

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

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

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

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

任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

梯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元振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

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

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所計松曰

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

-5 100 35 915" data-label="Text">

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

卯年

李漁曰先主之
取劉璋非聖
賢之心實英雄
之事也英雄作
事最忌務虛名
受實禍劉璋
以弱弱之資處
事最忌務虛名
受實禍劉璋
以弱弱之資處
事最忌務虛名
受實禍劉璋

吳書曰備前見張
松後得法正皆厚
害道里遠近松等
具言之又畫地圖
山川處所由是盡
知益州虛實也

人吳得之而蜀
危魏得之而
滅矣故法計
取之是棄也
而成大謀三分
勢未必不成于
此而東坡亦
以不仁豈欲
會操混一之
而成孫氏非
之志乎使先
不取而蜀則
後世尚論之人
必羣起而罪之
者亦甚難矣
且非無据而云
然則孔明曰君
謂孔明曰君才
十倍曾丞相若
嗣子可輔之
如不才君可自

取此昭烈肺腑
之言非詐也至
親莫如子至早
莫如臣猶以不
得于子者屬
于其臣則取
璋之出于不得
已不待辨而知
之矣奈何不詳
始末而遽定其
是非哉

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

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

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

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

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

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

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

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太克轉侵州

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實

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

賊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

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

松嫌隙始構矣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

碎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璋勅關成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

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

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

據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

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

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畱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

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瓚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

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

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相掾趙雲曰劉備其不

濟平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

通鑑作行
宗核同

實長作

宗本惜

蜀人之歎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典略曰：趙雲字叔

季漢三傑
李云規模何
讓高光

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趙雲拒不聽。卓怒，召趙雲欲殺之。觀者皆為戰懼，而趙雲自若。及見卓，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趙雲棄官收斂之。三輔亂，趙雲客荆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荆州，執趙雲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出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義、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紀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戊戌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同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亥巳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雲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

先主一生
僅此捷

「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亾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

「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

法正傳
於軍中
營作營
山守當

引何曉作

不
必及名

安漢先生云
文斐豈妙絕乎

古。據後漢清

廣漢李朝所

作此文在東京

中亦不易多得

耳疑是諸葛

公改竄所謂

東里潤色也

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援字文雄扶風

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為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飢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軍師將軍臣諸葛亮以堅為賢其本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

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

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

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

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馮世

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

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

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

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

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

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

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

不密令擲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闡樂之

禍小有安定之變趙高使閻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為安定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

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

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

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擲破於漢中海內英

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

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

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

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

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

前一篇是西
京此篇是西
京氣味東京
節奏

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
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
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
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
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
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
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
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竝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
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
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
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
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

叙九族庶明厲翼

鄭玄注曰庶衆也厲厲作也叙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眾明作羽翼之親也

五帝損益此道不廢

周監二代竝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
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
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
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
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諫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
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
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
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
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
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
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

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里

還治成都當
時未必懷安但
與高祖氣脈
差異或以得直

地得民故不

駐耶

事林云魏周傳建

與中丞相領益州

後事與此前後

同案周卒晉泰

始六年年七二當

昭列即位年僅二

十有三未必與勸

進之列教本傳

許帝既之漢

祚已絕繼其

祚者非倫而

誰名正言順

何必援國識

徵符瑞美自

光武敢表莽

餘習此風不

斷故厚一處

相沿耳

是時正位名

号甚正牽引

國識得母梓

資

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

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竝言眾瑞日月相屬故議

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

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

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洛圖書五經識緯孔子

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

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

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

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亾時言西南數

石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

此為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

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

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

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

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

星處之眾邪消亾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

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

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

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諫等上言曹丕篡弒

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

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

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

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三飛龍在天大王當

只此便是

三國三十二

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識記，咸悉具至，伏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識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即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

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雷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益地，從宗本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作。

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荆州刺史斬冉絕使命。典略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往。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是後用漢號

李維云：作惟，非也。作祚。

臣子一例照例
當日善孝
為禪而於本生
則仍光武南相
君之例此可以
意推而知也

是歲曰大帝
黃武元

即後帝建興
元年

東君即從事
中郎射援
去後為軍
師將軍父
字古伯仲
勿未暇也
手寫申梯
最子六翰
以遺及主

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
憲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

永為曾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
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

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
攻破興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
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猓亭駐

營自猓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
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

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
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

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
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

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
之遣太中大夫宗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

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瑯琊縣遣

將軍陳留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
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

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
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

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
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

易之繫曰
善不積不
足以成君
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
小人小善
為無益而
非為也
惡而不積
亦不可

晉書此未
遠不應相
爾關略

今世生反
不能之可
愧孰甚。
後主庸弱
如先主上
竟皆如子
實此亦可
又古人情
書皆以致
用儒生口
俾以資口
談難為心
實以為
安漢云後半
意味深方

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
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
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
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
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到先主禮敬之間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書
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書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
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書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
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
仰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之意

付如終孫先主而無貶抑之詞與孫權傳不月尚有如主

蜀書二

西川毛鳳崗
氏雷南甫

三國志三十二

蜀書三

陳壽

三國志三十三

後主傳第三 建興 延熙 景耀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
王太子及即尊號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
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
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
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
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鄭玄曰物 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
猶事也 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魏略曰初
不意曹公卒至違違棄家屬後奔荆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廿六
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
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
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
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
遂懇內外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荆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

事絕荒唐
似小說乃演
義及不載

禪終是
賢才

罪亦不可
解昭烈此
為誠則不
甚樂請書
者時少年
則知書之
要矣

年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

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

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巂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

先是

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巂夷王高

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

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

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

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

是歲魏明未

春和元

此詔猶有過

繫去二百字

則愈微矣

安漢云大書

特書故仲甲

淹謂陳泰

史乎史乎

四郡不記

其名不記

老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傾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德之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塗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釐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

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眾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髮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倚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削戈今旄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魏略

守本

則守行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斜余奢反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

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

以丞相雷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臣松之案湔縣名也屬蜀郡音翦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璿為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是歲魏明
帝嘉禾元年

是歲魏明
帝嘉禾元年

甲寅

乙卯

丙辰

是歲魏明
帝嘉禾元年

魏延本督漢中

魏延本督漢中

向朗行丞相事

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雋太守張疑平定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

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春閏二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

平拒與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

璽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魏略曰琬卒禕

乃自攝蔣琬統事十二年費禕六年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

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

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

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漢壽夏四月

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是歲魏芳
正始元

酉辛 未癸 戌壬

子申甲

丑乙

董允卒丙
于是年蜀

內外之政
始壞

丁卯 戊辰

是歲魏芳
嘉平元

午庚 未辛

是歲魏芳
建興元

申壬 酉癸

循為作脩

正元元年
關維傳誤同

乙亥

是歲魏覽丙
甘露元年
子

丁丑

是歲魏覽丙
甘露元年
子
景帝永
始專政五
年而國亡
紀

是歲魏覽丙
甘露元年
子

壬午 己未

在位甲午年
未
即炎興元年

先主義不
與操相
不降表自
孫干運犯
冒禪不足
責進周之
累上通於
天耳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眾出隴西冬拔
狄道河關臨洮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
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督戎馬與征西將軍胡濟期會上
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為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

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眾出駱谷至
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
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眾出侯和為鄧艾所破
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眾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

諸葛緒數道竝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

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

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

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再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

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

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

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

恨不立獲
高廟神靈

蜀窮屢至
此固難支
久矣

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

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舍覆藏疾謹

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

告誠敬輸忠款存亾勅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

地王譙傷國之亾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此地

父子君臣皆城一戰而死社稷見先帝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紹良與艾相遇於維

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直

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躡憑隴而公

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俾功往代銜命來征思

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具來

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

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勅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

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

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詣軍壘門艾

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騾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

諸國守悉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

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

軍眾鈔略死喪狼籍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

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

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

雍為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

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大

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

-5 100 35 920" data-label="Text">

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

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

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

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

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

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永

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

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

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

通竝封列侯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按秀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

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此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

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

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蜀紀云諡曰在魏晉八年凡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

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

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

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

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

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

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臣松之

以為赦不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

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

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陳元方亂徐州故先主乃與周旋

鄭康成傳遜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

遷高密康成先主以建安元年領徐州牧則康成先主以治亂之

名亦在此時也

無情
郤正之言
却心保全
安樂之法

介於二冠加
南中煽動必
執踰年之禮
非可以係屬人
鎮撫方夏也

吳蜀之主雖
均曰傳然皆
編年紀事於
史家之例實
六紀也紀則災
異必詳書而
舊史則其承
傳是以作者
用此自明非欲
持以詆毀諸
葛
史仲云詳曰國
不置史注記無
官云案晉書
元年史官言
星見則置傳
史無史官也
曰此延熙三年
以後事諸葛指
報曰久史官之
後乃屬將焚

安漢云不置
史官朱文公
謂其志大而
有所未暇是
矣且百廢具

略要書

聖郭諸人則
特何如多明文
耶。薄黃聖郭
在期格導諸
當遺武守而
不失一死平功
之於贊侯志
有可改張地
也。且諸葛
於章武之也
庶事草創。興
與之時規條
粗立左史。不
國之大典。不
少度厥高。
遺後人者
耳。

蜀書四

蜀川屯園葛
氏書印

三國志三十三

蜀書四

三國志三十四

二主妃子傳第四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先主數喪嫡
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
陽長阪于時困偃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
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
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妃
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
神樞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樞
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
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
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大上昭靈夫人為

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
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
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諡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
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
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
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
主人益州吳遣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羣下勸先主娉后先主疑與媚同族

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習

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

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

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

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

年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

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
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
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禮祀皇
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
之無妻者李暉曰我不能二三

然則晉文此
奉為是乎即
權以濟業尚
不可况與故
而為之也
晉文義情
厚亦必悅
在晉且不
可而况先
主乎法正
且傳漢去

李昭儀一
死之始劉
禪占推周
張人

此言先主
定益州時
蜀公與張
等所流至
孫夫人還吳
當在建安二

十年事并
州時
安漢之孔明
亦不直正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席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

朱自是該言論曰夫荆湘者天下之上游也為全蜀之門戶為恢復中原之樞樞向使益州已平九郡無恙意者標榜三五後本植肉疑之時以亮之智謀據守地利由益州提兵擊魏境命別將出龍右福長壽奇正相生首尾連應雖司馬懿躬臨其地其孰能分禦將中原可心炎漢尚可復興也無如運命不與吳為與國謀孽遂生而大事已去蓋天不亡漢必不令後中原於吳也必不令有荆襄於吳也必不令吳殺關羽而真不為備且為與荆襄之存亡亦祖安祖四百年國命之攸與非人力所能救也自荆襄失而蜀之為守以坐守穴難處出祁山此擗人若不扼吭撫胸中亦要害但性肘腋之旁施拳擊手抱知不能制人之命或曰其出南陽也知天下三分而厥後又將表出師何如蓋五業不偏安也賊不兩立揆諸人臣之義自難束手知知中原之難忘而偏安為志士不取也是則該言之心也

書四

魏川世圖章氏唐南朝中

三國志三十四

蜀書五

三國志三十五

諸葛亮傳第五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

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

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

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

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

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按崔氏諱州平太尉則子

荆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每於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二人曰卿二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亮但笑而

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為魏略此

李玄好議論

石韜孟建

此有陽地

名心古南

乃也

越裳武鄉之

志其有取于

此乎今河傳

之詞蓋非其

作

慕中郎琴頌

梁父悲吟周公

越裳武鄉之

志其有取于

此乎今河傳

之詞蓋非其

作

國

得目為中

南不遠安

荆州去汝

志温汲傳

宋平志

失其名

孟建附見魏

崔州平史

君貢作

子貢

此後志葛
材氣志
孟建附見魏
志温恢傳

安漢云問辭
自足以發志
士之氣亮一
見而知先主
雄姿傑出者
也

魏客自誣然
語意却佳

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
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修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已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
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賜賜已翔於遠廓而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
雖者猶視於數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
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
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茲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
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
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
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璽令諸侯此誠
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
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
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
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
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落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
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
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
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略曰

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
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奸細
既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飛備
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告曰是何言與我聯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飛
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
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

而字從宗

宋本出於

魏略曰
言宋本

依新如游
戶自實以
益眾何預
備可也
李云謹識如

與田豫事
同

廣此時為
未完君臣
之禮非委
費大比後
之於人重
就又不日
後此也從

石韜想即石
廣元
廣乃高士任
魏之後切業
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又中丞逮大和

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
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
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

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

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

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

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

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

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

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

別遂詣曹公魏略曰曹公名福字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讎白聖突面被

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繫之擊鼓以令於

市圍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其刀戟更疎布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

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身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義理精熟遂與同

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

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

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

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

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

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

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

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李云千古

廣度最合

於道者一

人而已

魏略列傳以

徐福與嚴韓

字義等全卷

亦云韓義文

並單家兒見

此句言在

且加矣

相次矣

又何惟難

有

後不放倒
自欲與隆
中謀也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公。能盡亮言，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為袁孝胤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金甫懷，譯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平萬生行，已危其然，說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肯本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也。 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蒸。

兵勢已合，豈得中息。若議公不泝流合規者，豈過儒俗士也。智能之士思得明情，固風者，豈計畫亦未有遲拒不從者耳。當先主時，但寄以蕭何之任，豈大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是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

嚴明有之刻
則則言者遠

至理名言
之道實是如此

孔明于蜀何
必領益州乃

云為政即
亮補備法

賢者賞刑
以何必不共

豈非禮順
之德刻刑

云云實修
此多在於

位之則上
豈非

隸校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賈長史樊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

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於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

玉慨然善沖之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沖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

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

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

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嚴密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對士人專權自恣君

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極則恩竭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

法行則知恩限之以賢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

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

不出於已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

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

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

史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

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

虎焉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

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嘗借其器用必

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

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

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

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

父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

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推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

欲以固交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

啓篡逆之途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

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

事項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

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

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大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

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

李云先主外

出既常鎮守

成都則不嫌

于專制去

難未確

拍派

同必以此

宋本作誠

殆作大

無並字

增

正字從之板

宋本作至

無並字

增

正字從之板

宋本作至

無並字

增

正字從之板

華散衣素

與子房輔

願學不及

欲性曾共

丞相抱膝

中其志已

張不恨死

早希已名

在道記武

在南鄭縣

受封之地

此亮愛之

同詭偽

孫策法命

後張昭上

亦仿佛

此亮愛之

同詭偽

孫策法命

後張昭上

名士之節

實相自處

廉制室

於此

何云以不懈于

內任詳

身於外自勉

諫任人責難

主益此又與後

之奉也其生主

後命相表哀

者歎

自相靈心

主深藉尤易

盡感於時雖

微之等掌

宮中以令猶

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概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三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白嫌費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欲吾使不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

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

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

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

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

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

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曰瀘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不志言氣

對亮身外

言塞忠諫之

路對不懈于

內言政過者

進德之驗所

中者宮中之

推此又其餘

理之序自身

而家及于

國也

羽林之職也... 近於若者... 飲之等項... 密陳... 內加... 之... 等... 君... 等... 也... 易... 猜... 良... 則... 奪... 托... 在... 向... 損... 之... 君... 人... 上... 有... 言... 善... 本... 後... 反... 字... 小... 注... 指... 取... 益... 同... 損... 裕... 喻... 周... 律... 亦... 生...

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迴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旌息鼓不得妄出褙慢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曰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章宣帝之短對子數文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

此則此并... 北冲云耶... 冲村扶且... 六年春... 馬... 我... 賞... 此... 之... 初... 於... 難... 中... 雜...

有若... 言... 善... 本... 後... 反... 字... 小... 注... 指... 取... 益... 同... 損... 裕... 喻... 周... 律... 亦... 生...

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眾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眾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戮謖以謝眾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

職臣... 華... 志... 本... 由... 我... 賞... 此... 之... 初... 於... 難... 中... 雜...

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糧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干於南圍自寨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鑑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

宣王還保營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曰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且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慰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在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鑿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載冲言知其非刺多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受命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之相時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

軍時年五十四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患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於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山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及其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

奇才也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死諸葛亮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獻篤誠受遺託

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

遣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糧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干於南圍自寨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鑑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

宣王還保營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曰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且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慰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在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鑿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載冲言知其非刺多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受命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之相時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

軍時年五十四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患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於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山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及其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

奇才也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死諸葛亮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獻篤誠受遺託

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

遣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臣松之見馬

臣松之見馬

臣松之見馬

臣松之見馬

臣松之見馬

臣松之見馬

臣松之見馬

臣松之見馬

問折者不過二

王厚齋云六陣

圖詳士龍白圖

之可見者三在

海陽之高平

墨一在新都

八陣鄉在魚

復永安宮南

江灘水上蔡

通曰在魚復

石蹟迄今如

一在廣都

今殘破不可

向充宗書

向充宗書

見龍之弟名

見龍之弟名

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

陣圖咸得其要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

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襄陽記曰亮初公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

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

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

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蕭承彥者高爽開列為

諸葛氏集目錄太平御覽引要覽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

南征第三 計算第五 綜覈上第七 雜言上第九 禱言下第十 兵要第十二

七年字出為六年

臣指將其谷失利適由

兵弱既無注散則之

後不尚在明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中第二十三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

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

阻不實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

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

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

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苟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

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

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

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

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

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

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

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

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孟達書第十六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中第二十三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

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

阻不實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

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

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

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苟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

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

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

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

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

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

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

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

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

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

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萬

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

水經注引武侯

與步騭書曰

僕前軍五丈原

原在武功西

里馬家在西

東十餘里有

高

勢攻之不便

以留耳武侯

云臣遣虎步

監孟琰據武

功水東司馬

云云昔高臥

一龍鬼賊世

可從惟明將

氏宗相挽以

氣同欲持足

盡逐英雄天

悔禍世豈能

惟史臣有言

惟忠廟食故

蓋此南克置

之右不堪僕

我實鄙之某

之宮春利法

敢不恭俾十

年仰其高風

業降其家出

師曰乎

外伯府志

業不遜

了後

了後

了後

了後

了後

三人傑存其
子孫之朝故曰
歸之天命則
承之也

上云不戰蓋
對敵用之辭
此申明其真
王者之師也
晦翁欲傳末
略載略及子
尚死節以見
善善及子孫
之美南軒以
為不然以為
任兼將相而

不能極諫以去
黃皓諫而不聽
又不能奉身而
退以冀主之悟
可謂不克肖矣
兵敗身死雖能
不降僅勝于曹
國者耳以其猶
能如此故書子
瞻討以微見
善善之長以其
智不足稱故不
詳其事不更法
也此論甚精王
厚齋云
東南朝其有
諸葛武侯傳一
卷

子孫皆盡而亮自有
胃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
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
瞻今已八歲聰慧

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
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
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
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
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
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
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
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
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
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
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

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
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
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
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
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
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啓
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
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遺思惟宜
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
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胃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

史評論諸葛
瞻云傳謂自
瞻厥度純實
美雖當征伐
在外官人黃
勤弄机極感
將護無能臣
橋案華陽
志諸葛尚
父子重荷國
恨不早斬黃
則黃皓切
諸葛四痛
疾首者也再
異同記瞻
國內疲瘁表

伯松亦以轉運之勤死王事

翰林名官始此

耶然其職為中

林也後因其親

信宿衛遂使

才藻能之

士皆待詔焉及

後學士代掌

王言乃取翰林

主人子墨客

之辭為美名恐

反失其本也

葉亦本在翰林

先主了得

後主了得

是為人之

何云如權沒

於延興十五

之二字衍且

二十四年也

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

為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

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

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

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

竝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

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

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眾

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下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

元年内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仲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

言思慎宜適徒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

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董

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

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

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

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細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

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竝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

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

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勢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蜀艾見枉

其意者謂

則以為名

陳壽故有
噴于公而作
此推許余
向能盡沒
良心曲筆
掩味乎
易漢史生
云武侯實
重仁義節
節王者之
師者以為
短於奇謀
以里微兒
之羞北有
反愆憾

以亮奇才
而係素
徒俱之不
能應之
論任乎人
不可無
張儼吳人
同時執見
其云出也
蓋美孫者
之於可抹
殺耳

自公及此
孫權之罪
擢拔難對

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

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

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

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

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

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

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復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

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作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

退則法今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難此所以能關也曰亮帥數萬之眾其所興造若數十

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甕園圍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

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此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

中國從宗
樓諸降句
疑脫誤

所欲遠非未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文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斷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此所以歎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于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不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替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巴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鞬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歎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先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

前漢書
今信公卿
疑脫誤

又他佳

何云
此字從宗在
北方人可觀也
之於

魁魁也

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機
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
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
取之圖忠謀審審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
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
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
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驟擊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舉裳管豹變于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
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
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舍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
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股模神弩之功一
何微妙干井齊戮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滅交既沒以言見稱又未
若子言行竝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展落事民言不
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比管晏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
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自居月諸時殞其久誰能不歎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
歌餘典儒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瞻昔之乘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觀爾
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相翹颯以髮鬣黃影變身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王隱晉書云李興
密之二一名安

蜀書五

氏固固

三國志三十五

亮死後其規撫猶是以惟持二十年以劉禪之庸愚果不為不如此誰能及及之為相者身存時
尚不能無失而亮死後猶若此只像亮當初收拾人材在好亮死後將現代之疏之及量允
代允允及黃祥代皆賢者此亮之規撫足以維持也

蜀書六

三國志三十六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

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

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

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

異色先遣迎看因自雷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

城行太守事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

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

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

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

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

安漢云天抵東
僕之不識義
理之人極多
加以智勇者
便為當世
傑矣
齊東野語
可恨

何云
下故御
遺光履
不亂其
九因了
可探此
章後法
也

宗本多
無字

安漢云此時
多有隱情
歸辭必死
曹之手矣

六雲長以
三義氣
以勳

蜀記作多
淺要原并
不足信
意此時極
意未若備
與之共受
已定其後
改覆如也
殺

此評錄兩不
差非前悅臨
而已李批

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
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
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傳子曰適欲白

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
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不盡而心嘉其志去不

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
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

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
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

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
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
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

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
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

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
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郊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

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

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

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
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

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
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
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
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
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
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
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郊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
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

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

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

權大怒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王薄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

以謝羽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為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

伏精兵於溝壑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

相援助何故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

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

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

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下馬宣令得羽不能克

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

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

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案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

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追諡羽曰壯烈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猶其足語子平曰

以諸侯禮葬其屍骸追諡羽曰壯烈侯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傳云羽好左氏傳

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

興庶子襲續封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

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

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

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

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

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

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

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

楊戲翰書
及吳王傳皆
作士仁曰世
皆止此傳字
行也

諷通略
皆上口
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

興庶子襲續封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

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

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

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

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

御覽有羽

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

「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封心，歎曰：此所謂獨

坐窮山放虎自衛也。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

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

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

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

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遙狹，前後不

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

還南鄭。巴士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

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

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

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

蹤，召虎名，宜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

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

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

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

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

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

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

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

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

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

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眾詣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

安漢云此漢中
守。原。全。益
陸而用。魏。恩。

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龐參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

于尉後失官因畱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南山斫林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氏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從事典領部眾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丑承等恐騰為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殆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瑒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於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超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從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畱超既統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

許褚瞋目矜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

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

之曰馬兒不死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

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

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

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

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

叙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

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

成都密書請降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

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眾十萬同據河潼建立營陣是歲曹公西征

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

賴得正歸
不修名為
賊

銘
超
超

元
後
從

逃入氏中轉奔往蜀
是歲建興十九年也
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

首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

因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

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立於高處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

復呼備字明日數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

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

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

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

超超不應聞俱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

袁曄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

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叅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

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

正反本暨于氏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竝昭是以

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

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没上疏

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

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位至平北

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

依張魯舊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閭圍以秋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

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

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

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

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眾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

-5 100 35 920" data-label="Text">

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

不必有是事
而意自佳

觀此愈信
老一良

張魯修是
賊相

觀後首貼
雲長公書
及此於知
及此於知

升御覽

劉... 劉... 劉...

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

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

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使

雲來附蜀書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譚詠未知孰是民有

倒縣之厄鄧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

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林賦既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

先主至荆州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

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

主人蜀雲留荆州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戰之曰子龍

某嫂曰樊氏有國色趙雲曰相與同姓弟兄猶我死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

比飽迫降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雲果逃走雲無織念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

夏侯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曰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

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在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

以雲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戰於江乃得後主還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

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

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雲

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雷去病以匈奴未

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何如未可求安也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

民初罹兵革田宅皆歸還今安居復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

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

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公

軍散已復合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

九極書

之滿雲羽既
考其下
監賜又三以
明不不

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緡。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
事無利何為存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多。賜亮大善也。
七年卒。追諡順平。

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益世。蔣琬費禕荷

國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諡。

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諡。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

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諡所以叙元勳也。外議雲宜諡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諡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

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麴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

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

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

趙雲強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瀕勝之徒歟。趙雲張及在侯及侯皆先

蜀書六矣世終回任威千為下氏雷回甫甫

三國志三十六

威

趙雲勇而
甲後非道
勝日比壽
三直似其
保獲能
君子直
如如也

安深云灌
推項羽手
下勝脫考
意于彭城
比于定軍
當陽事



